

目 录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生活琐记·····	金维藩 (1)
我所知道的电雷学校·····	徐育之口述 (6)
五十多年前的江苏省镇江警官学校·····	吴秩东口述 (10)
记抗战前陆军炮兵学校重炮兵团·····	鲁 璠 (13)
中华三育研究社·····	张垂裕 (18)
官立京口驻防八旗中学堂·····	李宁静 (28)
回忆镇江润州中学及刘乾初烈士·····	杨方益 (32)
京口致蹄忆省中·····	严德煌 (42)
镇江女子职业学校简史·····	法 度 遗稿 (49)
法度与镇江女子职业中学·····	钱 榛 (53)
京江中学琐忆·····	夏 镇 (56)
私立镇江东南职业中学·····	李宁静 (65)
清末至解放前镇江初等教育记略·····	杨奇璞 张效曾 (70)
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简史·····	明 镇 (81)
我与博物馆三十年·····	陆九皋 (85)
三十年代镇江体育活动概略·····	范长琛 (96)
我所认识的易君左·····	李为扬 (103)
从“穷社”命名想起·····	顾莲邨 (109)
赵鸿谦先生事略·····	赵凤来 (112)
吴寄尘事略·····	周韵飞 (115)
表演艺术家戴涯·····	吴 霄 (120)
我在镇江书坛的活动·····	王筱堂口述 (125)
回忆画家副市长夏鼐声·····	刘二刚 (136)

诗画兼工记丁斐	许图南	(140)
老画师杨太晚先生	许图南	(144)
怀念舅父韩天眷	黄一鸾	(147)
典型未泯 师道不孤	于文清	(152)
怀念父亲吴索园	吴 湘 吴 湜 吴 淳	(155)
金运贵简谱	刘 什	(162)
见过列宁的镇江人张斯馨先生	李 之 李 守 静	(167)
状元李承霖及其他	沈 吟	(176)
陈庆年和《兵法史略学》	张文建	(179)
《横山乡人日记》选摘	明 光	(190)
记早年事	柳 诒 徵 遗稿	(214)
柳诒徵与鲍鼎	翟向峻	(237)
镇江英租界始末	李植中	(242)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生活琐记

金维藩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创立于1934年，距今已经五十多年。抗战西迁中，改组为国立江苏医学院。关于医政学院初建时的一般情况，镇江文史资料第六辑《从苏医到医专》一文中，有了介绍，不再重复。

我是学院卫生教育科（后改为卫生教育专修科）第一届学生。1934年进校，经过课堂教学，见习工作，回校讨论，毕业考试，最后由教育厅分派工作。对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很难全部回忆，仅就想到的一鳞半爪，作一点零碎琐记。

到校时，一座简易砖木结构平房院舍刚刚落成，砂石路面还在赶修。已建成的仅有两排教室，两排实验室，四、五排学生宿舍，一座礼堂兼餐厅，两座办公室，一座书报室以及厨房、浴室、盥洗室、院医室及其它生活和事务用房。大门是一座牌楼式的建筑，形式古雅，但在一场暴风中被吹倒，以后就改建水泥砖柱平顶的院门。大门两旁有传达室、接待室和停放车辆的房屋。奇怪的是在传达室一侧的空房，架着两面大鼓，叫卫生警鼓，究竟有什么用处，院方并未解释过，也未曾听到过敲响的鼓声。四周筑有围墙，围墙内外，空地很多，南面到城河边，一眼可以看到城墙里镇江师范的红屋顶；北面围墙外的操场，一直到东吴路（镇焦路）；东面的空地到草岗子之下，后来曾开辟一块药物种植场，由专职药师和几位技工试种生药。开创之初，因陋就简，以后陆续都有新建筑出现。

卫生教育科录取报到的学生60人，上课一、两周后，一位姓周的同学觉得所授课程不合愿望，申请退学。他是高师科毕业生，求知欲望有所不同，院方同意其申请。卫生教育科是培育卫生宣传教育专业人员，既要懂得必要的医学基础知识，也要能掌握一些操作技术，卫生学各个方面的理论和操作，更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另外为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工作方法，也需要讲授些有关课程。对已经受过师范教育的学生，虽不再安排教育方面学科，要在一年多较短的时间中，修毕十五、六门课程，只能使用速成的手段了。每天至少要上7节课，一周中课程最多的一天是9节课。讲课教师当天由南京来，连续讲课3小时，下午又回南京。这天教育科同学午饭时间推迟一小时。外地名教师来兼课，在时间上必需给予方便。全班同学年龄相差有达10岁以上的，少数30岁以上大年龄同学记忆力减退，对解剖、细菌、免疫、寄生虫等学科内容，记忆有困难，都在课后请同学帮助复习。对讲课敷衍的教师，对教材内容过于艰深，难以理解的，同学都能在课堂上提出意见和要求。当时安排的课程确是不少，内容很丰富，但限于当时的自然环境，在卫生学中有不少问题尚未涉及。如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威胁人类健康，影响生态平衡的环境保护问题，教学内容中，并未提过，甚至连“三废”处理、尘毒防护等在环境卫生学中，也未提及。教育科一位毕业后留校工作的同学，被派往日本专攻“空气卫生”，大家都认为没有多大意义。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落后，百业萧条，没有多少工业企业，还看不到环保工作的重要性，所以还没有把这些问题，列入卫生学教科书。

学院初创时由省政府直接领导。省府主席陈果夫兼任院

长，只能算是挂名，实际负责人是教务长（后改为教育长）胡定安。学院的管理措施与一般学校略有不同。教务长统揽一切，下设事务处与大队部。事务处内有秘书、注册、出版、庶务等组，负责处理行政事务。大队部分设两个区队，负责学生生活管理。学生都是自费，学费按当时公立高等学校标准，每学期缴纳10元；讲义费各科不相同，所有教材都由学院排版印刷讲义；饮食费与制服费交由院方统一代办。同学夏季着上灰下白的中山装，春秋季节着丈青卡机中山装，冬季着丈青粗呢中山装和大衣，都配有相同颜色的帽子。男女生都是同一式样的制服。规定在院内一律穿制服，到室外要戴好帽子，在校外同学相遇或见到教师都要行举手军礼。对学生管理似乎参照军事学校的一套方式：早上升旗后出操，晚上就寝前点名，宿舍要整理好内务，有事找教师或队长要喊报告，外出要由队长批给假条等等。但自费学生不同于军事学校的学生，不容易做到绝对服从，于是在执行制度时，不得不马虎些。大队长和两位区队长年龄都在40岁以上，都是过去保定军校毕业的，有一定文化水平，言谈行动都比较儒雅，与同学的关系尚能融洽。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也曾透露过，负担这样工作，实在感到吃力。

陈果夫虽是挂名院长，但是很重视这项事业。星期一的纪念周，一般都是亲自来主持，在讲读总理遗教时，经常以孙中山学术思想谈治学为人之道；有时讲中国医学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要以现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整理中国医学，以达到科学化程度等问题。他并不是医生，可能是在长期肺病中阅读不少医学书籍和治疗中的感受，故“久病知医”，而认识到预防医学的重要作用的。他也写过一些以宣传卫生为内容的宣传材料，有一部《饮水卫生》的科教片，

就是根据他编写的材料摄制的。省民教馆电教组曾在学院放过这部片子。陈身体瘦弱，讲话声音不高，态度也很和善，但处理问题却不马虎。每次纪念周都是区队长司仪。一次在他主持时，“静默”3分钟后，由他讲读总理遗教，谈到执行制度的重要性，从一个制度制定过程，制度的作用；谈到每一个人对待制度的态度。接着指出刚才静默3分钟，实际只有一半时间，是很不严肃的。以这样态度对待任何工作，都不会把事情办好，要重做一次，以资纠正。当时就给司仪的区队长很大的难堪。没过几天，这位区队长就辞职了。在我们将毕业前的一段时间，常于下午5时以后，秘书组通知同学到院长室谈话。每次都有10到8人去参加，说是征求同学对学院的意见，其实是听院长训话。他的讲话内容是鼓励青年人多读一点书，在校的时间毕竟有限，学到的东西去应付工作未必能用，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所以要不断地留心学问，增长自己的知识。人们口头上常说的“学无止境”，就是这个道理。希望今后对待工作，要认真负责，力争“本位向上”，不可见异思迁，半途而废，一切成功的事业，都是如此。他把当时国民党所宣扬的“四维”、“八德”所谓“新生活运动”的内容穿插在谈话之中。教务长胡定安在当时的医卫界有一定声望，当过编辑、教授，也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卫生官员，其时还兼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他工作态度严肃认真，得到同学的敬畏。他虽不担任教学，但经常到各科教室听课，这对教师是无声的监督，所以少数不称职的教师，都被陆续更换。对行政事务工作的管理，也不放松。同学对伙食和冬季制服的质量有意见，经过调查，发现庶务组有问题。除要求制服承包商逐个征求同学意见，分别以收回重做和按质减价的办法处理，并解除了庶务组长

的职务。对承包伙食的厨房，要求一定要按合同规定的饭、菜质量供应，并指派大队长负责监督。他除在会议上向全院同学讲话外，很少与同学个别交谈。我们见习后讨论交流时，他都参加，对同学提出的困难和要求，能根据科学理论和当时社会对卫生工作的认识等方面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说明和指导。

教学紧张，同学课余活动极少。第二学期教育科每月举行一次演讲会，每次参加人数6到8人，由秘书组编好名单、讲题和内容，由同学自己准备，目的是培训同学的口语表达能力。每次都有几位教师担任裁判，优胜者可以得到些书籍杂志奖品。学院还曾利用镇江报纸的版面，出版医政周刊和卫生教育周刊，教师写的稿件比较多，外来稿件和同学稿件，也有选择地刊登。以后曾印成汇编，分送全体同学。文娱活动由同学自动组织，也有同学自编自演的宣传卫生话剧，但平时无演出机会。后来在毕业典礼上，才亮了一次相。我们还没有毕业时，学院就发起组织“中国卫生教育社”的学术团体，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时，会员一百多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同学和老师。第二年在镇江举行第一届年会时，会员已发展到400多人，多数都是医药、教育两方面的知名人士，可见当时卫生教育工作，得到许多人的赞许和支持。对通过的会员提案，整理后送请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实施和力争改进。抗战期间，在重庆也召开过一次年会。1947年又在南京举行过一次年会，出席会员仅100多人。当时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打内战，很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都不顾及，对于卫生方面的工作，也视为区区小事，尽管议案的理由充分，办法具体，他们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多数社员对出席会议，自然也就索然寡趣了。

我所知道的电雷学校

徐育之 口述

旧中国海军非常落后，所有舰艇屈指可数，吨位很小，设备陈旧，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淘汰的退役舰只。加之旧中国海军内部派系对立，北洋海军萨镇冰，山东海军沈鸿烈，福建海军陈绍宽，相互间常有倾轧。当时陈绍宽虽是海军部长，也不能统一指挥各方海军。这就更加因相互抵销而力量单薄。蒋介石氏决心建立一支自己嫡系的海军，以便将来取代闽系所深深控制的海军。1932年乃有建立电雷学校以培养骨干之举。

电雷学校在我镇江市凉棚山西侧的原北五省会馆旧址（现为市无线电专用设备厂）。在隶属军政部时为电雷大队，职司长江一带布雷任务，于1933年更名为电雷学校。进入校门，左右各置一尊大石狮（现安置在伯先公园门口），横匾蓝底白字“电雷学校”四个大字，系大书法家欧阳渐手笔。当时镇江各界十分重视这所军事学校，邮政局专门开设了二支局（在宝塔路中段）为之服务。

该校隶属参谋本部而不属海军部领导，即可见它是蒋与闽系海军矛盾之产物。校长由蒋介石兼任，教育长是欧阳格。欧系江西宜春县人，早年在美国海军参谋学校毕业，治校严谨，以身作则，一丝不苟，且能与学生同甘共苦，颇得学生拥戴。

学校分三个大队，即学生队、学兵队和艺徒队。学生队由高中毕业生考入，系培养舰艇军官。学兵队是初中毕业生报

考，系培训舰艇水兵。艺徒队也需初中毕业文化程度或同等学历者，系培训舰艇轮机工或兵工厂技工。三队共有500余人。入学者都是秘密招生，由各市县教育局推荐后，到指定地点考试。我于1935年夏报考艺徒队，专程到南京参加考试，考场在考试院内，先由教育长欧阳格逐个面试，询问家庭情况及本人志愿等；面试合格再进行体格检查，最后笔试。我有幸被录取了。

同年秋，我踏进电雷学校，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三个月的入伍生军训，按部队班、区、中队编制，教官以中央军校毕业生为主体。教育处长先后有王天池（扬州人）、徐师丹，都是海军宿将。军训十分严格，不可随便外出，即使例假日，也只准以班为单位集体整队外出，准时返校。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叛变革命，炮轰越秀山总统府时，孙中山先生避难于“永丰号”军舰（后改名为中山号），舰长就是欧阳格。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付属。在舰上孙中山先生曾与他合拍过一张照片。不料这张照片就成了后来他取祸之源。

欧阳格任教育长后，锐意办学。他深谋远虑，认为要振兴中国海军，非有庞大财力不可；但当时国家财政匮乏，而又急需培养人材。他先从小入手，即从英、德等国引进鱼雷快艇十余艘，装备鱼雷及机关炮，在长江游弋，亦可从实践中，求得逐步发展。他为中国发展海军培养人材倾注了心血。

夏季大操，学生队曾开实习舰出海，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受到所在地华侨的热烈欢迎。当舰艇驶进港口，华侨扶老携幼，挥舞国旗，高呼口号，以迎接祖国海军，表达了海外侨胞盼望祖国强大的热忱。

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前10天，蒋介石曾秘密率侍从人员由南京乘专列来我校视察并训话。当天下午，我们全校师生紧急集合，在操场上站成整齐的方队，个个挺胸立正，鸦雀无声，迎接校长光临。只听一声响亮口令——“立正……”，一批身着戎装，身着西服的人拥簇着蒋氏，雄壮威武地走进操场。蒋频频挥手示意，然后站上讲台训话。其内容我依稀记得对我们大加勉励一番，要同学们刻苦学习军事技术和文化知识，锻炼体魄，励精图治，实行“新生活”运动，为党国效忠等等。大约一小时许待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闻讯赶来学校晋谒时，蒋等早以离开。

当时还有一段小插曲：当蒋氏来校，我们全校列队迎候时，由于立正时间稍长，加以大家精神紧张，有一位杨之余的同学竟把小便尿在裤统里，而不敢稍动一下，可见当时场面的严肃和学生纪律之严明了。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亿万人民奋起抗敌救国。我校奉命迁移到长江咽喉江阴要塞，进入战备。教育长欧阳格兼任江防司令，徐师丹任其参谋长。为了对长江下游实行严密封锁，军委会下令在江阴长山江面，自沉废旧军舰及征用招商局轮船数艘，一并载石沉江，以阻止敌舰上驶，从而初步形成一条水上封锁线。

“八·一四”是个对我们电雷学校有极大光荣和意义的日子，我校快艇大队秘密派出两艘鱼雷快艇，伪装掩护，由黄泥港出发，经太湖、松江，从黄浦江上游入沪。“八·一六”深夜，英勇地袭击了日寇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重巡洋舰，被我鱼雷击毁尾部，从而大挫了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寇海军之气焰。日本人不得不对我“哀兵”作出很高评价，说这是中国海军唯一的积极性攻击。

淞沪战斗三月中，不但陆上我英勇战儿浴血牺牲，前仆后继，予敌重创，我们在长江水上，在敌机不断狂轰烂炸下，舰艇虽遭受重大损失，但用火力较弱的舰艇高射炮击落敌机亦达7架，并生俘了日寇飞行员。

当上海、苏州相继失陷后，我校奉令转移，经安徽、江西，至岳阳整编。到1938年底，教育长欧阳格在马当配合陆、空军联合抗击日寇，保卫武汉，因贻误戎机罪，被交军事法庭审判，在桂林执行枪决。一时“树倒猢猻散”，我校被撤销建制，我队归入兵工署技术司41兵工厂，厂址在广西柳州。

我入兵工厂不久，考入贵州都匀中央陆军炮兵学校，教育长是周作华。我因炮校学潮涉嫌，而被列入黑名单，不得不离开，并更名徐图报考贵州独山中央军校十七期步兵科；毕业后分配到三战区辖下的陆军四十九军二十六师任职。其间曾闻电雷学校教育长欧阳格的真正死因。当时在日寇强大攻势下，败将如云，失守国都南京者均无罪责，何以失守了一个小小的湖口就枪毙了欧阳格？原来欧阳格才气盖世，平素也才自负，不谙韬晦。他那张在中山舰上和孙中山先生对坐促膝谈话的照片，当时蒋介石是站在孙中山身后，欧阳把这张照片悬于客厅，常向人炫耀，颇为得意。蒋氏闻之，即深为忌恨他有损“领袖之威”。因此借湖口之失，杀之以解宿怨。

这些往事，一晃五十多年了。我早过古稀之年，加之中风半瘫，只能凭记忆提供该校的一鳞半爪，尚希知情者从而详之。

（陆正龙整理）

五十多年前的江苏省镇江警官学校

吴秩东 口述

1930年夏，我在北京大学政法系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省政府民政厅任视察员。第二年秋大水，苏北尽成泽国，嗷嗷待哺者不下数百万。江苏耆宿韩紫石先生电请省政府呼吁救灾，但一个多月未给他回电。他老人家说：只有靠我们自己来救灾，不能等政府。我从苏北田赋中和各银行筹募了一些钱，由韩紫老带领一百多名苏北代表（我也在内）来镇向省政府请愿，呈文10条。省主席叶楚傖对第一条讲：对，我照办！韩紫老即向代表们说：叶主席讲了照办，大家拍手！从此，我和韩紫老结了忘年交。想不到，后来还是此老救了我。

当时，我除任民政厅视察员外，尚受命于厅长缪斌，参加江苏省警官学校的筹备工作，校址就是选择了本市宝塔山北（即今船舶学院），后报缪而定的。学校成立后，缪兼校长，我当该校政法学教官。

翌年，民政厅长易胡朴安，胡也兼警校校长。其后由汪大燮专任校长。

该校的办学宗旨，系造就合格的警务人材。因当时全省各县警察局长、分局局长以及分区所长、巡官等，多系军队裁汰的、有政治后台但无甚文化的下级军官，还有的是马弁、勤务之流，滥竽充数，素质极差，平时鱼肉乡里，小民为殃，遑论执法！由于警政不修，也加剧社会之动荡不安。所以茅祖权、胡朴安等先后厅长都十分倡导创办法校，以改善

警政之现状。

警官学校内设教务处，总教学之大成，处长由校长兼之，下设政法、警学、侦察、武术、射击、马术、外语等组，以分负教导、训练之责。教官职员约三十余人，我现在虽85岁，但仍记得韩汝绅、金子丹、秦超臣、程法、姜道三、张澍、余长明等人。学生分警官和学警两班。警官班以中学毕业生经考试录取，学制二年，先后办过两期，约400余名；学警班系小学毕业文化程度者经考试录取，学制半年，先后培养了300余名。

教学内容，警官班课程分刑法、民法概论、刑民诉讼法、违警罚法、体育、武术、音乐等；学科内容大体系采取日德系资本主义国家统治一套东西。学警班的课程比较简单，侧重学习日本式的警官区制，由一人担任某一区街若干户的治安管理事务。

当时校舍因陋就简，仅旧式长楼两大座，约八十余间，外有平房六七十间，原系清朝屯兵之所——即新军三十五标和三十六标二营旧址。辛亥革命镇军起义即在此营，倒是颇有革命传统之区。三十五标系平房，改为训练学警之用；三十六标是楼房，为训练警官教室、教务处与宿舍。南北沿旧运河东岸，当时地处僻静，堪称办学佳处。

四年后，格于经费，警校停办。民政厅又在镇江西门三官塘附近继办江苏省警官调训讲习所，规模小于前，以调训全省现任警官为务。我亦被聘为该所教官。当时我年轻负气，好作豪语。有一次在政法课上讲课时无意中慨叹：那边“红县长”清廉，不取人民分文；这边“白县长”却贪污成风。我以为堂下坐者皆我弟子，无忌师言。那知其中即有做情报者流，课后打了一个“小报告”，致使我因言得罪。下

午临散课回家时，教务处处长通知我说，余井塘厅长命令你暂时离校。于是我被关了几个月的禁闭。经过调查，我一向吃警务饭，曾先后任过江宁、东台等县警察局长，确无党派背景，尤其不是C.P.（即共产党）。另外韩紫石先生听说我被关起来，不过为一言之不慎，就专门打了电话给厅长保我，并讲了你们不能用此人，可以让他到我海安小地方来！此老一言九鼎，于危急之秋向我伸出了有力的救援之手，我才得以无恙，但却因偶为“红白”县长戏言而丢了差事，赋闲半年。迨抗战军兴，该训练所解散，我与警务也从此绝缘了。

1985年2月12日

（李植中整理）

记抗战前陆军炮兵学校重炮兵团

鲁 肇

抗战前，国民党在军事系统方面，设有多种军事学校，除中央军官学校外，计有步、骑、炮、工、辎重、通信等军兵种学校，以及军需、军医、兽医等学校，还有陆军大学、海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官学校等。

陆军炮兵学校，位于今宁杭公路汤山与新塘间的作厂（即今南京炮兵学院）。它是培养炮兵人才和炮兵军官的专科军事学校。学校环境优美，校内建筑富丽堂皇。校长由蒋介石氏兼任（当时其他军事学校多由蒋兼任校长），实际负责是教育长。抗战前该校教育长是邹作华中将（邹原为东北将领，属张学良将军部下，是三十年代中国四大炮兵名将之一），是当时享有盛誉的炮兵将领。学校设备和教学用具比较齐全，教官有专长，能文能武，对学生和学员的学习要求比较严格，为培养我国炮兵人材，曾作出有益的贡献。

1935年，我国向德国的克虏伯兵工厂订购了当时最新式的重型武器——榴弹炮96门。该炮最大射程2万米，有效射程1万5千米，专用于攻坚以及轰击舰艇的有力武器。日本帝国主义在获悉中国政府向德国订购了这种重型新武器，即向德国政府抗议，结果克虏伯兵工厂只卖给中国24门，并随炮派来德国顾问及技士各1人，分别负责讲授战术要求、操作要领和修理技术。

当时当局将这24门重炮交给炮兵学校，成立了机械化重

炮兵团，任命彭孟緝上校（后升少将）为团长，吕国桢为一营中校营长，林日藩为第二营中校营长，胡克光为第三营少校营长（后升中校）。

重炮兵团所属各营连，均驻在句容县新圻附近的营房里。营房占地面广，团部有办公处以及大礼堂，营连均有办公房屋，每个连都有士兵宿舍、课堂、伙房等。另外，团、营有弹药库、汽车库、医务所、消费合作社等。全团拥有载重汽车、观测车、弹药车、大小吉普车、军用三轮卡、两轮重摩托卡，还有专用于拖拉重炮的“维克司牵引车”（钢链履带式），它可在一定倾斜度的地面上行动自如。

炮兵部队待遇高于步兵部队。例如上尉军官，在步兵部队每月50元法币，重炮兵团的上尉军官则为80元，士兵待遇亦比步兵部队为高。全团军官服装，统一制作，自付费用，服装多为呢料。士兵服装全由部队发给，如夏季为卡其布料军装，冬季为黄色粗呢夹军服、呢大衣，此外还发衬衣裤、毛巾、力士鞋、棉背心、手套，以及特制的钉底黄色翻毛皮鞋、蚊帐等。当时生活费用低当，军官伙食每月6元，士兵每月伙食费只需3元。每月休假一天，外出须请假，持证出入营门，晚餐前须返营。

士兵来源，系由山东、河南等省招考年满18岁、身体健康、具有高小毕业或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经过入伍训练，按连队需要人数分配的。可以说重炮兵团，无论军官或士兵，素质都是比较好的。

由于重炮兵团编制庞大，又是掌握当时最新型的重型武器的部队，许多著名将领以及军师长以上军官到南京公干时，军政部常组织他们到重炮兵团参观。

重炮兵团营房距新圻小镇约二华里，官兵给养以及生活

日用品多在新矿采购，特别是全团官兵，每月食用蔬菜，节日所需鸡、鸭、鱼、肉等全由新矿供应，买卖公平，军民相处和睦，这就给新矿这个小镇带来了一定的繁荣。

二

西安事变时期，炮兵学校接到命令，令重炮兵团派一个营进攻潼关。教育长邹作华接到命令时，思想和心情是沉重的。因他是东北人，若进攻潼关定与张学良和东北军交战，东北人残杀东北人，兄弟阋墙，正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者的下怀。若不执行此项命令定要受军法制裁。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采取了拖延的办法，推迟了两天才下达命令，指派重兵炮团第一营长吕国桢中校率领全营官兵，出动重炮8门，由南京渡江乘军用列车经徐州、郑州至洛阳下车，向陕州、灵宝方面进发。为什么炮兵第一营不乘军用列车直达灵宝呢？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暴露目标遭到破坏，更重要的是在该炮兵团建团时邹作华教育长和彭团长曾对全团官兵多次训切指示：重炮兵团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国防，以打击外国侵略者为己任，而不是为打内战。因此，对南京当时执政的某些人倒行逆施企图扩大内战的行动，深怀不满。此次奉命出动，不得不在行动上采取延捱时日，缓慢前进，等待时局有所变化。果然，在将要抵达灵宝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官兵喜跃非常，此时又接到命令，由原路返回句容驻地。幸亏战事没有爆发，不然将有多少无辜者葬身战火，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三

“8.13”在上海燃起抗战烽火，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保卫祖国，重炮兵团奉命开赴前线参战。在团长彭孟緄的率领下，全团迅速从句容新矿驻地出发，奔赴上海。